

# 大学小忆

● 王飙 (环 01 班)



全班合影

毕业都三十年了。

老同学都好吧？性子急点儿的都当奶奶当爷爷了吧？这世界变化快。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吧？

两年前，我们班潮女们在微信上整了个环01群，把漂泊在四大洲的同学聚起来，张罗着毕业三十年要回母校欢聚。北京的同学又毅然扛起了操办聚会

的重任。有同学准备提供白酒红酒，有同学分享老照片。校园照野外照、军训照实习照、臭美照纪念照、黑白学生证照彩色同屋照，还有八姐妹照毕业留念照，张张动人。

这张全家福，绿色军装、灰蓝中山装、新潮的西装夹克大衣，昔日红小兵红卫兵们，已经流露出

独立的个性、自由的气息，有点儿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青年模样儿了。

环01有十三位同学来自首都。十七位从祖国四面八方搭乘绿皮火车，轰隆隆就来到北京。清华园历经沧桑，依然清丽脱俗，到处都那么新鲜有趣。清华地盘真大，学生真多。我们这三十位各自高中的学霸，因缘巧合被搁到环01，很快彼此就有了认同感。记得系运动会上，我们班有位同学在校队玩儿全能，自是主力。而多数同学都没受过正经训练，可是标枪、跳高、跳远、铅球、4×100接力，爆发出惊人的潜力，给环01拿了好多分。简直卧虎藏龙。也许属虎的多，平常大都喜欢单独活动。参加校队的、参加军乐队的、参加通讯社的、参加清华经协的、到人大听《控制论》的，隔段时间就有同学带给你惊喜。估计还有干了好事不出声的，行胜于言嘛。那会儿青春年少、又牛又二，贪嗔痴慢疑偶尔爆发，闹个别别扭啥的，转身就忘了。回想起来，三十位同学个性迥异又和而不同，真像个大家庭，又像是大课堂。

那会儿，神州大地思想解放运动高潮迭起。从小被要求背政治的我们，开始重新认识自己与环境，追问我是谁。宿舍夜谈，各种奇谈怪论百花齐放，熄灯后各种腔调的普通话还在黑暗中百家争鸣。赶上老乡来宿舍聊大天儿，毛派乡音吴侬软语、川江号子西北狼嗥，京片子东北腔、天津味儿广东普通话，南腔北调都有喜感，东邪西毒嘛事儿都聊。

清华女生少。幸运的是我们班有八位。八姐妹心地善良、才情各异。女生多欢笑就多。班里不逢年不过节也要搞点儿活动，颐和园香山十渡野三坡，哪儿野去哪儿，用集体活动掩盖地下活动。那时候谈恋爱还算地下活动。可是禁果更加诱人。少男少女前仆后继勇当地下工作者。也许到今天还有潜伏的呢。有个臭小子给女生起了个外号叫“八路”，去新斋说是“去八路那儿”，女生来二楼楼说是“八路来了”，真是红色电影看多了。那时候几乎人人有外号。记得一次在环境实验室用牛肉冻培养菌种，几个男生牛二王二互叫外号，不料有个女生笑说：你们怎么都是老二啊？大家笑啊笑啊简直停不下来，都快笑死了。而我们二楼出现了返祖现象：结0有个班清一色全男生。这班和尚真叫自强不息，楞是把北医女生整来搞舞会。那会儿跳交谊舞还算闯红灯。找个教室把桌椅板凳一归拢，拿个板砖大小的录音机放上《军港的夜》《甜蜜蜜》，就开跳。

后来开放了，资产阶级的迪斯科也开绿灯了，反而没劲了，都改地下活动了。

我们班还有13位北京土著，让我们很接地气。第一学期，到颐和园荡起双桨，到全聚德忆苦思甜，找个小屋整成暗室洗像等等，都是土著们领着干的。有一次到昆明湖摸蛤蜊，然后到一位土著家做汤喝，一大帮废物谁也不知道炖和煮的区别，把蛤肉弄得比橡皮还硬，可是穷欢乐很开心。我们屋有位土著，每次周末省亲，都带来很多新鲜事儿。星星画展啊西单民主墙啊，宿舍夜谈就成了大课堂。他还经常带来好书，《寂静的春天》、《增长的极限》、《科学革命》什么的。一次带来《书剑恩仇录》，害得我在走廊灯下看了一个通宵，双眼布满了血丝。他周末回家，常把板砖式录音机留给我们，星期天可以听上一整天的音乐。苏小明、邓丽君、德沃夏克、贝多芬，饥不择食，十分过瘾。那会儿土著们省亲归来，有时候也带点儿好吃的。一次带回来一罐萝卜干，少说也有一斤。不知哪个馋猫，一会儿功夫把一罐儿咸菜全开了。那会儿到北京同学家撮一顿，至少回味大半年。

我们班人喜欢户外，而荒岛是最爱之一。荒岛一带曾是皇家园林，雅号近春园，俗称四爷园儿。算是人间最富贵的地方了。后来那些个爷尘归尘、土归土，近春园也成荒岛了。记得当时哥儿几个感慨人力渺小，熵增加原理不可抗拒。环绕荒岛的荷塘因朱自清先生的《荷塘月色》而著名。而冬日里的荷塘月色也很美。赶上寒冬月圆之夜，荷塘冰面犹如灵动的明镜，辉映变幻着月光。融化在月清冰华之中，大有飘飘欲仙之感。记得我们冬天上滑冰课就在荷塘，还摔了很多大跟头。

荒岛也有土著，有时候吓人一跳。记得一个夏天，哥儿几个在荒岛看书，忽然听到草丛里唰唰做响，一哥们儿跳起惊呼：“蛇！蛇、蛇、蛇！”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，一条草绿色的蛇慢条斯理地游着，仿佛没听到人叫，继续向前游去，消失在密密的草丛中。还没等我们跟着惊叫或逃跑，一切又恢复平静。还有一种土著是豪猪，猪的命运就比较悲惨了，被糊上泥巴烤成了叫花猪，然后被“叫花子”吃了。过程血腥，滋味古怪，不提它了。

而卡桑德拉大桥得提，那是永远消失了的“清华古迹”。环绕荒岛有荷塘，荷塘西北有铁桥，跨越荷塘联接荒岛和“大陆”，是来往荒岛必经之桥。那时这座铁桥老态龙钟，油漆剥落、锈迹斑斑、部



分焊缝开裂，走上去颤颤巍巍吱吱嘎嘎的，好像随时都可能解体、落入水中、沉入水底。当时有一部灾难片《卡桑德拉大桥》热映，据说卡桑德拉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特洛伊的公主，有预言未来的法力。我们就把荒岛铁桥叫卡桑德拉大桥。

清华有个露天音乐厅，也是环 01 同学常去的圣地。一次我从二号楼去东阶，路上被美妙的音乐吸引。循声走去，看到一座小楼。楼边有一小块空地连接到南北大道那排高大的树木。小楼的窗户外上架起了大音箱，音乐就从音箱充盈了整个空间。小楼和大树之间简直就像一个露天音乐厅。音乐厅里同学们三三两两，或坐或立或卧，静静地聆听着。曲终人散，淡淡的晚霞像轻盈的丝巾，漂浮在蓝天，让人特别平静。后来才知道那天听的是《沉思曲》，诉说心灵中的天人大战。现在还经常找来听，像是重温音乐初恋。

真心感谢音乐室老师们！记得萨拉萨蒂演绎的《流浪者之歌》催人泪下，堪称流泪者之歌。还有《黄河大合唱》、《瑶族舞曲》、《自新大陆》、《1812 序曲》等等，都激荡着年轻的心灵。那时候校音乐室有很多录音带，你可以去录制经典曲目，也有先锋音乐。一次播放雅尔的电子乐，震撼！我沉浸在《氧气》中，《十的幂》的一个个镜头，随着音乐的节拍在脑子里律动。那时一轮明月升上树梢，让人无比感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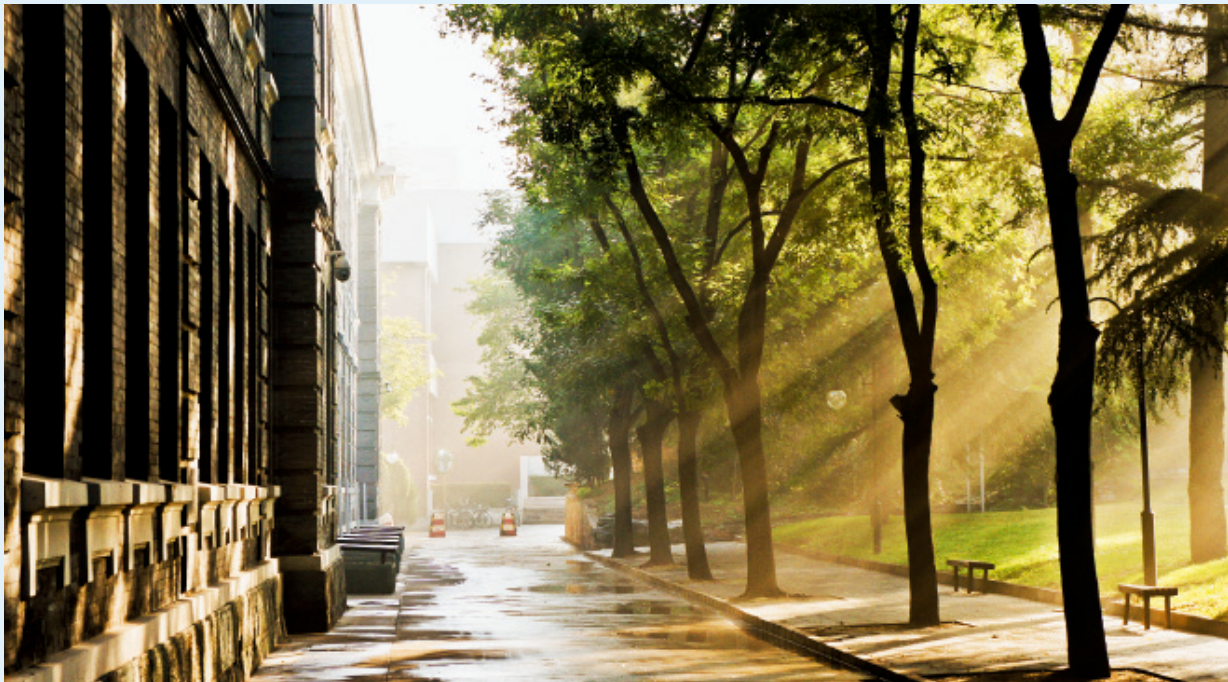
回想起来，个个同学都是最亲近的启蒙老师。比如说我们屋老大，厚道真诚，能文能武，很有个性，外号“大牛”。刚入校他就带我参加了校足球队。尽管是板凳，也拿着粉红色小票去运动员食堂吃小炒了。一天大雨，我俩一时兴起在二号楼和五食堂之间，你一大脚开过来、我一个凌空射回去，天地人球都融在水里，真叫酣畅淋漓。大牛动手能力很强，还给我刻了一枚藏书章。那时候最爱看禁书。一位同学从香港帮我带来尼采的《瞧，这个人》，伴着我走南闯北，到现在还珍藏着，时不时把玩翻看。我们班最小的同学，外号“小娃娃”。他总是笑呵呵的，笑容总是孩子般纯真。十五岁就考上清华，是他们高中校长的笔杆子，还是县里竞赛获胜的插秧能手！班里“支书”年龄最大。他下乡到广东农村，就着煤油灯自强不息，硬是考上清华。记得大冷天儿，北方同学都捂上了，他还穿着的确良军裤，东区西区走来走去上课上自习。他和七字班学长属于同一代人。他们多数下过乡进过厂扛过枪，

成熟稳重。

入学不久就赶上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和校学生会主席选举。七字班是主角儿。清华也出现竞选大字报。用德先生赛先生批判现实，“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”。我跟着看热闹，觉得这些大作博古通今，自个儿就像井底之蛙，倒是平添了学习动力。有位七字班的学生会主席竞选人提出了“稳健的三级管”理论，说当选后将联通校方、教职工和学生，以共同改善各项工作。一天中午在五食堂门前，此君站在水井盖上，发表竞选演说。褪色的中山装，硬硬的胡茬。讲完三极管，他一手拿馒头一手拿菜盆，边吃边回答提问。后来在二号楼前见到他慢悠悠骑个破自行车，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那种。他下车聊天，说他都是孩儿他爹了，上有老下有幼，我们零字班小师弟，一心学习多好。后来我们把票都投给了孩儿他爹，他还真就当选了。

那时候，有同学把“利比多”和体育结缘了，在运动场撒欢儿，看比赛闹腾。女排赢了，游行；男足输了也游行。有时候一兴奋就游到北大，狂呼乱喊一通再游回清华。大半夜的在二校门毛主席像下，大声争论中国为什么落后。偶尔还有犯二的哥们儿，摔个旧暖瓶、烧个破席子当作鞭炮焰火，就像闹红卫兵似的。二号楼每一层楼只有一个电视房，碰上比赛近百号人挤着喧哗着，来晚了得站在凳子上伸长脖子看着远方的小屏幕。民主选出的学生会应大家要求，争取到开放电教来看球。球赛还没开战，电教已经人声嘈杂桌椅板凳响成一片。这时，扩音器里出现孩儿他爹的声音：“上帝让谁死亡，必先让他疯狂。改善学校各项工作，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！”同学们真还就安静下来。

清华有学术底线。经过各种折腾，特别是“文革”后青黄不接，母校整个教学系统仍然坚守着底线。微积分导数概率与数理统计、力学光学电磁学核物理学，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，环 0 基础课汹涌而来。任你是学霸，不脱胎换骨适应清华的节奏一样挂红灯。图书馆阅览室经常爆满，只能一教二教电教，到处打游击。节假日还在水利馆空空荡荡的教室里，独自挑灯夜战，一个个苦行僧似的。还有专业基础课专业课，还有毕业论文。做毕业论文时，从选择课题做文献研究建立理论假设设计实验方案做开题报告，经过环境实验室做几个月实验观察记录整理实验数据，到做数理统计分析撰写报告，再到通过论文答辩，每一步都得下苦



功。校办工厂实习和宝钢实习，简直就像休大假。母校这些魔鬼训练，让人有一览众山小的底气，毕业后学什么都不怵，干什么都有一条坚韧的学术底线。

回忆起来，母校还有一条底线：通识教育和清华学风。那会儿母校尽可能开展各种活动，尽可能开发每个人的潜能，让我们都有全面发展的机会。金工实习车铣刨磨钳工铸造、物理实验化学实验生物实验、田径球类游泳体操滑冰还有手球垒球、各种社团活动，不可胜记。就连放电影，也多是世界级杰作。在大礼堂看《世界在他们脚下》，震了！原来足球世界如此壮丽。在体育馆看足球教学片，震了！巴西球王贝利、加林查和瓦瓦的神奇球技和默契配合，简直是超人境界。《圣雄甘地》，震了！《十的幂》短短十分钟，用镜头展现从原子内部到无垠宇宙，那视野，那想象力，又震了！这些杰作形成心灵环境，激发对宇宙人生的探索热望。感谢那些无名英雄淘来这些杰作！

还有讲座。自初创起，清华前辈就邀请各界大师来校办讲座，形成了大学的精神格局。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，就来源于1914年梁启超先生的一次讲座，这一伟大传统传承至今。记得每个周末都有好几个讲座，我真希望自己是孙猴子，有分身术。李燕先生的国画讲座，现场挥毫泼墨画了一只猴子。还有加州大学教授的数学讲座，开口就说这

个世界如此有序如此和谐，是上帝用数学创造的，独特的角度让人脑洞大开。一次在大礼堂，李德伦先生陪同世界级的音乐教育家和指挥家赫伯特·齐佩尔演出，并做讲解。齐佩尔先生曾在二战时，被纳粹关在达豪集中营，在地狱还创作了《达豪之歌》，以顽强的生命意志激励了很多难友生存下来。

影响最大的是雷祯孝先生的人才学讲座。他首创人才学，提倡自我设计、双向选择。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常识，当时却是大逆不道。当时讲究做一颗螺丝钉，螺丝钉怎么能自我设计双向选择呢？那时总书记胡耀邦曾写信推荐给青年们。结果他在80多所大学演讲了100多场。记得那是1980年冬一个夜晚，清华主楼后厅过道都站满了人、窗台也坐满了人。讲台上雷祯孝先生激情宣讲。台上台下强烈共鸣，雷鸣般鼓掌有十几次。讲座一结束，同学拥上前去请他签名，挤得他站立不稳满头大汗。环01的同学熄灯后还在黑暗里争论不休。

后来，2006年母校又请他演讲并特聘他为清华大学研究生“启航计划”特邀指导教师。大师是稀缺的，在平凡的小事中坚守大学底线，在清华大学总是不乏其人，这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因吧。

我们环境工程专业早已经发展成环境学院了！该回去看看了，环01的老同学就要相聚了。酒过三巡，相信更多真事儿将会呈现，让人回味无穷。<sup>80</sup>